

有情世界

——淺介「親親」

編者：張曉風

發行及出版：爾雅出版社

郭明福

「親親」，這本由張曉風女士主持編選的散文集，可能是近年來，最對作者與讀者負責的選集。事先照會原作者徵得其同意，是表示尊重；而每篇文章之後註明出處來源，意味著對讀者忠實。

本書計收關於親情描寫的散文三十五篇（只有林海音的「爸爸的花兒落了」這篇近於小說體裁），作者達三十一人。（趙寧、杏林子、盧美光各有兩篇被選）。除胡適先生已過世外，其餘大部分的作者，皆筆耕不輟，時有作品發表。

就表達主題意識、文筆本身的功力而言，「親親」選錄的作品，皆是水準以上之作。這要歸功於三大選擇來源：

（一）已具多年創作經驗，作者早有作品結集出版發行——如林海音、司馬中原、琦君、張秀亞、王鼎鈞等諸人之作，是自他們的專集中選出。

（二）廣泛發行的期刊雜誌——如女性、傳記文學、宇宙光、皇冠、婦女雜誌等。作者亦多為大眾所熟悉的，如羅蘭、王洪鈞、丘秀芷、趙寧、杏林子……

（三）讀者無數的報紙副刊——如聯合報、中央日報、中國時報、中華日報等報。這部份的

作者不少屬於文壇較年輕的一代，如保真、方娥真、詹明儒、薛興國……

散文易寫而難工，一代詞人、詞評家王國維，早有此見解。再者無人不能有父母，對於父母天倫親情的勾勒，每人皆有感有思，所以抒發這類最原始的情感，作者手法不知不覺常出於白描，直剖胸臆，自身感慨無限，而由字裏行間讀者被感染，引起共鳴或嘆惋的情緒。才情高的作者，常筆觸雲淡風輕，無片言隻字強調情而處處見情，稍次的作者則句句如大鐵鎚，猛擊人心坎，叫人感動。此兩類作品雖技巧高下有別，然情真意摯則一。

在序言「寄隱地」裏，張曉風說：『如果你曾被家人所愛，你已了解那份美好，把你所承受的愛分給別人！如果家人不曾愛你，你懂得那份辛酸，那麼，更試着去愛那些不曾被愛過而無限辛酸的人……』，這是由因被愛的謙謝與感恩，到滋潤溫暖寂寞者，人間情愛的擴散，必須胸中充盈着愛的甘美和追尋播散愛的希望，才不致於對「親親」諸文，僅自皮相觀之，且認為那只是他人孺慕思親的獨白。

父母與兒女的聯屬關係由於天生，在這施與受中，具有永恆的意義。因為一代接一代的綿延，使人類生命如萬古不息的長河。絕大多數的人，皆曾自父母身上獲得被愛的幸福，所以當看到謳歌頌讀親情的文字時，受感動的追懷情緒最容易被激發，因而相信人間尚有美好，這是人性中的常；相對地，則每人境遇不同遭遇各殊，傳達的經驗也景事迥異，這是塵世中的變。在常與變的冥合交會裏，最被透露的訊息是：當你深覺親情的可貴時，它已離你遠去。在繁迴的感念裏，溫馨掩不住惆悵與哀傷。

「親親」作者的描寫，有多處叫人瞠然驚覺和難忘。如：

傍著門，茱萸裏的母親的影子，看上去瘦弱孤伶，在聽到我的回應前，顯出完全無助的樣子。

——司馬中原「倚閭」

在我低著頭走出校門時，父親突然從後面趕來，他一手扣衣，一手把幾張鈔票塞在我手裏，我趕快還給他。「我有。」我說：「你留著自己用吧！」他又重塞在我手裏：「拿著吧！你還是第一次用爸爸的錢。」他臉上依然堆著笑，但不是寬恕姑息的笑，却是悽然歉然的笑。

——徐鍾珮「父親」

當母親把青春與中年一古腦兒奉獻給丈夫和子女之後，紅顏老去。她在子女記憶中，只是個操勞的母親，沒有豐采。如今更是白髮皓皓，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。子女們高唱代溝，覺得母親對他們無助。

——羅蘭「母親節試寫母親」

我記得那天我看了一件深棕色的呢大衣，鑲著柔黃的皮領，那皮毛顏色，直似三月的陽光，又美麗，又溫暖。但是，父親却在那衣領外面，仍為我縫起那厚重的毛圍巾，直把我裝扮成南極探險的英雄了。我暫時忍耐著跳上了電車，趕緊找到一個座位就開始解去那沉甸甸的圍巾……。一抬頭，車窗外，仍然瑟瑟的站著那個頭髮斑白的老人，依舊在向我凝望。雪花片片的飛上了那光禿的頭頂，同那解去圍巾的頭際……。我的手指，感到一陣沁涼。——「我那」圍巾上，自父親頭際帶來的雪花，開始消溶……。我那隻手，立時麻痺般的不能動轉了……

——張秀亞「父與女」

因為母親吃一點東西就打大呃，她說：「你們快吃吧！我已經打飽呃了。」其實，到現在才知道，她打的不是飽呃，而是一種氣呃，是長期抑制的反應，而母親竟隱藏著這種痛苦，用來騙我們吃飯。

——王洪鈞「我的母親」

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你得罪了老闆，他炒你就魚。你得罪了朋友，他記恨在心。你得罪了情人，她拂袖而去。只有可憐的父母，你把他的心傷害到滴血，他還是忠誠不少的愛顧你，做你終生的守護神。人生很短，犯不起太多的錯誤……我希望天下為人子女的都能夠瞭解一個事實，有種的，有本事的，要玩感情的遊戲應該找有種的，有本事的去較量，千萬不要無意間令父母傷心。因為父母對於子女是毫無抵抗能力的。

——趙寧「爸爸萬歲」

母親的手寫的是犧牲。孩子的手寫的是希望。

——晴夜「一部小小的歷史」

我不喜歡「老」這個字，更不喜歡它跟爸爸連在一起，但爸是什麼時候變老的？怎麼今天才看到他滿佈皺紋的臉和消失了肌肉的膀臂？為什麼我們長大了而爸爸却老了呢？

——蕭曉玲「爸爸與我」

不管是父或母，那一方成為兒女描繪的主角，透過作者們鮮活風貌的呈現，這天地間的至情，化平凡為偉大；也肯定了人生存的意義。在茫茫人海中，或許我們常自悲渺小自嘆卑微，只有在父母心目中，我們是重要而無可替代的，在那暖流的滋潤裏，使我們忘却和突破現世的苦楚和難關。

滾滾濁世碌碌紅塵，報章喧騰的是暴力犯罪和戰爭陰影，即使有乾淨的香格里拉，也早消失在地平線之外。但是，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愛，却證明人際間還有關懷和信賴——這是使人不論為禽獸的源頭活水。「親親」作者們現身說來的故事，最後的歸結——人最大的憾恨是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」人能及時行孝，算是有福了。

「親親」諸文在未集中彙編時，已經一次重要的認可——許多讀者已經讀過，甚至也已證明，它們經得住時流的沖洗。如果說其中有何瑕疵的話，那就是段永蘭和徐鍾珮兩人敘述父母的文章，未被註明原始出處，讀者要索解對照就有困難。至於遼耀東的「山城」，第一次是登於五十七年八月一日中副，再收入遼氏與張伯敏、楊允達合著的「又來的時候」裏。（華莘出版事業公司出版），「親親」標示其選自「現代文學大系」，則已是第四度與讀者會面了。

站在相同的轉捩點

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由季季主編，共計選出自先勇的「夜曲」、東方白的「奴才」、陳若曦的「城裏城外」、鍾廷豪的「金排附」、胡迪著的「譚靜」、王禎和的「香格里拉」、黃凡的「賴索」、廖蕾夫的「竹子開花」、吳念真的「病房」、王璵的「再見南國」、張貴興的「草原王子」、葉言都的「高卡檔案」等十二篇最受人注目的作品，這其中，我們可看到「三十年間，大部分中國人因政治局勢動盪而有不同遭遇的縮影。」，也可以看到台灣的鄉村、小鎮，以及經濟高度開發的繁華都會中目前或過去的某些層面。因此，這不僅是一本短篇小說選集，也是台灣社會三十年來的「幾多滄桑」！關愛鄉土、懷憂國事者，不能不看！！

定價每本一〇〇元，直購九折。
五十七年到六十七年同時優待，全套（含六十八年）購買只收五〇〇元，欲購從速月底截止。同業批購另洽。

請利用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或電話三四一二六二四／三五一六六〇八